

從玄鳥生商的傳說看甲骨文中「佳王」一詞

陳光宇


Rutgers-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

一、前言


自公元1899年，清末學者王懿榮、劉鶚等發現甲骨文並將之溯源至河南安陽小屯之後，史記·殷本紀中所載人物事跡才算得到地下考古資料實物的證實。十數萬片龜甲獸甲獸骨上所刻甲骨文字，以卜辭居最多，其中多有關祭祀（如用牲、擇日、排比等）及征伐。與古人所說的「國之大事，唯祀與戎」似乎頗能相驗證。甲骨文中「佳王」一詞，其中佳字，學者多認為是虛字或介詞，相當於現代的惟字⁽¹⁾。本文試以商代始祖與鳥（玄鳥、鳳凰）的關係以及金文、甲骨文中的一些資料作基礎，提出關於「佳王」一詞的另外一種看法。






二、商代的「鳥圖騰」

圖騰一詞自Frazer, J. G.的< Totemism and Exogamy>一書出版後，就成為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本文採用 Radcliff-Brown 所下的定義：「所有這些圖騰制度中，有一件東西是共同的，在同一個社會中，不論如何分化，各分化的單位，有一個共同的趨勢，即用自然界的某種生物，或者自然界的某一部份與這單位聯繫起來，這種聯繫的形式有很多種」⁽²⁾。按著這個定義，就先秦故籍中普遍存在玄鳥生商的傳說，可以假設商人以玄鳥為圖騰。玄鳥生商的傳說在故籍中有兩次的演變⁽³⁾：先是「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詩經·商頌·玄鳥），演變成「玄鳥翔水，遺卵於流，娥簡拾吞，生契封商」（見尚書·中候），再演變成「殷契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


因孕生契」(見史記·殷本紀)。契在甲骨文中寫作，在先秦典籍中出現的少昊、摯、鸞、少皞等名字指的都是契；他是公認的商人始祖，也是詩經·商頌中所稱的玄王。契與鳥的關係，還見於左傳昭公十七年鄭子所說：「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 史記·殷本紀中所提到的契的父親帝嚳，又稱太皞、太昊、夔，或者高辛。帝嚳與鳥的關係也屢見於先秦故籍，例如九章·思美人中說「帝辛之靈盛兮，遭玄鳥而致詒」。 離騷中也說「鳳凰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 太平御覽·帝王世紀中說「太昊帝庖犧氏，風姓也」。風與鳳在甲骨文中係同一字。胡厚宣先生說「太皞姓風，風即鳳，即是鳳鳥，在傳說中，太皞又是東方的鳥神。乃知中國古代，散布在東方地區，有一個古老的強大族姓，那就是兩皞，也是早期的苗族。他們最顯著的特徵就是鳥圖騰崇拜，所以在傳說中又稱爲鳥夷」。按照史記的記載的商王世系帝嚳與契的時代大約在公元二千百年左右。古事渺茫，先秦故籍中有關遠古的記載很是雜亂，有時甚至顯得荒誕無稽，但是蛛絲馬跡似仍有脈絡可尋，商民族與鳥圖騰的密切關係，就故籍資料而言，乃不爭之實。

三、考古資料中的「鳥圖騰」


既然古書中普遍存在商與玄鳥的故事，在地下考古資料中，商與玄鳥（或鳳凰、燕子）有沒有聯繫呢？徐中舒、于省吾及胡厚宣三位先生曾經討論過這個問題。商周銅器，總稱彝器。說文彝字解作「宗廟常器也」，在先秦故籍中常出現彝字，例如「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見孟子）。「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見國語·周語）。「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見尚書·召誥）。這些文句中的彝字，確切意思爲何，自秦漢以降，學者一直沒有公論，徐中舒先生認爲彝即是一種鳥圖騰。彝字在商代寫作，形如兩手執

鳥。商周祭祀的禮器稱作彝，就是因為彝字象徵了商族的圖騰⁽⁵⁾。王省吾先生提出的考古證據有二。其一，他認為商器玄鳥婦壺中的銘文（見圖一）即是圖騰符號，證明做器者為玄鳥圖騰後裔。其二，他舉甲骨卜辭中一文「貞 辰王卜，在兮貞， 毓 劬，王曰吉，在三月」（見殷虛書契前編2·11·3）為例，認為即娥，所以「有娥氏之娥既見於殷虛卜辭，而玄鳥為圖騰又見於商代金文，這是文學記錄已與地下史料得到了交驗互證」⁽⁶⁾。胡厚宣先生提出的主要論證是商代先公遠祖一位重要人物王亥在甲骨文中經常與鳥字一起出現成為複合字（見圖二）^(4,7)。王亥在商史上似乎處關鍵地位。他是商代所謂先公近祖上甲微的父親，上甲微是史記以及卜辭中第一位以干支為名（或廟號）的商王。在先秦故籍中，王亥是以文化英雄面目出現的人，特別是有關王亥牧牛的傳說隱隱暗示王亥可能是畜牧業的創始人⁽⁸⁾，所以王國維先生說：「然則王亥祀典之隆，亦以其為制作之聖人，非徒以其為先祖」。看到甲骨文中所寫的王亥名字（見圖二）如，不由得令人想起山海經·大荒東經上說的「有人曰王亥，兩手操鳥」，圖二中與亥（）字相連的鳥字到武乙時代（約當西元前1,195年左右）已經簡化成字即今天的「佳」字。


四、釋「佳王」

甲骨卜辭中「佳王」寫成。相當於後世所寫的「維王」或者「惟王」。卜辭中及商周銅器銘文中「佳王某年某月……」的行文用法很普遍。例如殷銅器小臣彘犧尊上的銘文：「丁巳，王省夔祖，王賜小臣彘夔貝，佳王來正人方，佳王十祀有五，彤日」（原文見圖三）⁽¹⁰⁾。另外如小臣邑斚上的銘文：「癸巳，王錫小臣邑貝十朋，用作母亞尊彝佳王六祀彤日，在四月」（原文見圖四）⁽¹¹⁾。這兩件器物都是帝乙時代的銅器（約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犧尊銘文記載帝乙巡視夔祖（指地名或夔廟）時賜小臣彘貝以及

帝乙征討人方之事。器是在帝乙第十五年作的，彤日是一個特定的行彤祭的日子⁽¹²⁾。罍上銘文記載了帝乙賜小臣邑貝十朋（朋是計量貝幣的單位）。器是在帝乙六年四月彤日製作的。商代末年的祭典，五種祭祀，週而復始，一祀恰為一年，所以稱年為祀。卜辭的例子尤多，例如帝乙時代卜辭。

「癸未王卜貞，，多日，自上甲至於多后，衣，无咎自畎，在四月，佳王二祀（前·2·27·7，見圖五）。

「癸巳王卜貞，旬无咎，王乂曰吉，在六月甲午，多羌甲，佳王三祀」（續1·23·5，見圖六）。

這兩片均是祭祀卜辭，，多，衣均為祭名，前者從上甲微祭起，後者卜旬（旬無禍）及祭羌甲。這樣的祭祀卜辭在殷代末期幾乎沒有例外的都記有「佳王幾祀」之文，對殷代歷法的重建工作，頗有助益⁽¹²⁾。

「佳王幾祀」中的佳字，李孝定先生在甲骨文集釋一書中說「按說文「佳，鳥之短尾總名也，象形」，契文佳字均假為語詞之唯與金文同，古文從鳥，從佳，每不分，篆文亦往往如此，二者古蓋為一字」⁽¹³⁾，羅振玉在增訂殷虛書契考釋一書中說，「卜辭中語詞之惟，唯諾之唯與短尾之佳同為一字，古金文亦然，然卜辭中已有从口之唯亦僅一見耳，又卜辭中佳與鳥不分，故佳字多作鳥形，許書佳部諸字亦多云籀文从鳥，蓋佳鳥古本一字筆畫有繁簡耳，許（慎）以佳為短尾鳥之總名，鳥為長尾禽之總名，然鳥尾長者莫如雉與雞而並从佳，尾之短者莫如鶴鷺鳬鴻，而均从鳥，可知強分之未為得矣」。事實上佳與鳥之同為一字在甲骨文中最為明顯，按照甲骨斷代的標準，佳字的演化如下⁽⁷⁾：



（祖庚、祖甲期）



（廩辛期）




（康丁期）




（武乙期）




雖說，佳鳥同爲一字，對於「佳王」一詞中的佳字一般學者多認爲是語助詞或虛字，與維、惟、唯相通。除了有發語詞的作用外，無特殊意義(1,13)。

本文就商王室與鳥圖騰的關係，提出另外一種看法。我認爲殷商時代所用「佳王」一詞中的佳字就是鳥圖騰符號。「佳王」是一複合詞，其中的佳不是虛字。金文及甲骨文中用「佳王」一詞，目的在強調商王室與 (佳)的關係。詩經·商頌說「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又商頌·長發有「玄王桓撥」。「佳王」一詞的用意同稱契爲玄王一樣，都是淵源於玄鳥生商之傳說。筆者提出這看法的論證主要有五，列述如下：

(一) 大量先秦史籍資料顯示商王室與鳥圖騰有密切關係，詳見第二節之論述。

(二) 商代金文及卜辭中，「佳王」一詞，並不只限於紀年號用。例如前引犧尊銘文中有「佳王來征人方」一句。卜辭續·3·18·4有「癸卯卜貞，王旬無咎，在五月，在 師，佳王來正人方」。又卜辭後上18·6有「癸未，王卜在洹貞，旬無禍，王乩曰弘吉，在三月，甲申祭小甲壹大甲，佳王來正孟方」。正人方或孟方，即是征伐這些方國。如果直接說「王來正人方」，意思也是同樣清楚，但是在「王」字上面加一個「佳」() 這個與商王室有密切關係的鳥圖騰符號，似乎更有「鷹揚牧野，旌旗飛揚」的味道。古人說「國之大事，唯祀與戎」。在王室的大祭典時，記之以「佳王幾祀」，在王師征伐四方時，記之以「佳王來征」，不正是爲「國之大事，唯祀與戎」這句話，作了最好的註腳嗎？




(三) 今人稱古書中某字爲虛字時，有兩種可能性。一是其確實爲語助詞，例如卜辭中「我受佑，不我其受佑？」另的「其」字。另一種可能性，是該字原義已隱晦，但是以該字爲虛詞，並不影響文句通讀，積習一久，遂以該字爲虛詞矣。「佳王來征」，「佳王幾祀」中的「佳」字作虛字不影響文句通讀。正如胡厚宣先生舉的

例子， 王 (佳王亥) 或  亥 (佳亥)，指的是王亥，有沒有「佳」字並不影響讀者知其為王亥。所以原來用以強調「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的「佳王」一詞中的佳字，遂退化成為虛字。時至今日，正式的典雅文告仍用「維」（同佳）作起語詞，如「維公元1994年．．．」。追溯遠古，此維字極有可能是源自商王室的圖騰符號。更有趣的是「維」字，如用甲骨文寫出來是 ，正是一隻不折不扣的玄鳥。

殷商時代，語言質樸，非不得已，大概不會隨便使用虛字的。以「佳王」之佳為虛字，未免無視於商王室與鳥圖騰「佳」的密切關係。

（四）商代銅器佳父癸尊⁽¹⁴⁾，其上銘文乃「佳父癸」，字作雙鈞極為挺秀（見圖七）。佳字在此銘文位置正是表示族徽之處。佳是商代的族徽⁽¹⁵⁾，此銅器上所用佳字絕不可能是虛字。卜辭中除了時王的王前常冠有佳字外，商代許多人物的名字前面也冠有佳字，粗略估計，有如下諸人⁽¹⁶⁾：

祖丁、父乙、多妣、黃尹、戊、咸戊、祖庚、羌甲、南庚、妣甲、妣癸、兄丁、妣己、虎甲、祖戊、父丁、兄己、大庚、王亥、妣乙、岳。

這些人物，或為先公，先王，或為殷王，殷后，或為名臣，重戚，均與殷王室有密切關係，他們的名字前可以冠之以佳字，當不是偶然現象。這些人物中只有王亥與佳相連的例子曾被胡厚宣先生提出討論。主要可能是因為王亥在商史中的關鍵地位。商代在銅器銘文及甲骨卜辭上用「佳王」（）來代表時王，除強調商族的鳥圖騰外，可能還有以壯觀膽的用意。王（）字上面冠以佳（）字，不禁令人想起古埃及法老王（Pharaoh）的複合王冠中代表上埃及的白王冠（white crown）上的巨蛇（見圖八）。巨蛇與埃及重要的諸神有關⁽¹⁷⁾。法老王在祭祀所戴王冠及征戰所戴戰冠上均

有栩栩如生的巨蛇。一方面表示王室的淵源，一方面可能也有揚威壯勢的作用。

（五）「隹王幾祀」的用法，到周代漸為少用。但是「隹某年某月」的用法，甚為普遍，例如史頌鼎，銘文起句為「隹三年五月，丁子，王在宗周．．．」，頌鼎銘文起句為「隹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邵宮．．．」，克簋銘文起句為「隹十又八年，十又二月初吉，庚寅，王在周康穆宮．．．」。「隹」字在這些銘文中的用法，可能不同於商代。尤有進者，在周原鳳雛所出早周甲骨片尚不見「隹王」一詞，但是周代甲骨刻辭有如下文句：「隹十月既死（霸），亡咎」⁽¹⁸⁾與前面所引周代金文文句相似。所以「隹」字作為發語詞的虛字用，在周代，大概是可以肯定的。「隹」字作為發語詞，極有可能是從「隹王」一詞演化而來。孔子說「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所以即使周人祖先的圖騰與商族不同，周代延用一些商代的「政治術語」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在這演化過程中，「隹王」漸漸失去揚威壯勢之意，遂簡化而成「隹」，作為發語之用。

五、結論

甲骨文同商代金文，是目前所知最古的漢字。雖然它們已脫離了文字發展的原始階段，甲骨文字的造形，仍饒有古意，頗能透露三千年前商代生活的許多文化層面。本文試圖從有關商代鳥圖騰傳說的角度來討論甲骨文及金文上所見「隹王」一詞可能的含意。「隹」字在甲骨文及金文中與「鳥」字無異。在甲骨文中「隹」字除了與時王相連外，還常與殷代先公名臣的廟號名字相連，這種現象可能與玄鳥生商的傳說有密切關係。所以筆者建議「隹王」一詞中的「隹」原係商代鳥圖騰符號。

參考資料

- (1)韓耀隆，中國文字，1972年，43期。
- (2)Radcliff-Brown, A. R. "The Sociology Theory of Totemism", 1929. reprinted in "Structure and Function in Primitive Society" 1952, pp. 117-132.
- (3)李宗侗，中國古代社會史，1954年，第88頁，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
- (4)胡厚宣，"甲骨文商族鳥圖騰的遺跡"，歷史論叢，1963年，第一輯，121—159頁。
- (5)徐中舒，"說彝" 圖書季刊，1941年，新第3卷，第3，4期。
- (6)于省吾，"略論圖騰起源及夏商圖騰" 歷史研究，1959年，第11期。
- (7)胡厚宣，"甲骨文所見商族鳥圖騰的新證據" 文物，1977年第2期，第84—87頁。
- (8)張光直，"談王亥與伊尹的祭日並再論殷商王制" 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集刊，1973年，第35期，第111—127頁。
- (9)王國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 觀堂集林，1925年，第9卷。
- (10)殷文存上，26·7。
- (11)陶齋吉金錄，2·32。
- (12)董作賓，殷虛書契，1945年。
- (13)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1965年第4卷，第1249—1251頁。
- (14)殷文存，卷5第22頁。
- (15)張光直、李光周、李卉、張充和，商周青銅器與銘文的綜合研究。
- (16)島邦男，殷虛卜辭綜類，1967年，第229頁。
- (17)Casson, L. Ancient Egypt, 1965, pp. 73-74, Time Inc.

圖一・玄鳥婦壺銘文



(虛 738)



(寧 1.141, 京 3926, 掇 455)



(續補 3078)



(粹51)



(京都人 3047)



(安明2309)

圖二・甲骨文中所見王亥名字的寫法

王 一 祀 又 五 多 〇
 王 須 心 自 肝 多 自
 王 來 足 才 才

圖三·殷小臣餘犧尊銘文

父 早 王 須 心 自 肝 多 自
 王 來 足 才 才

圖四·殷小臣邑斿銘文

父 米 王 卜 貞 多 日 月 一 田
 且 干 多 古 夕 匕 老 月 時
 十三 日 冬 王 二 祀
 十 三 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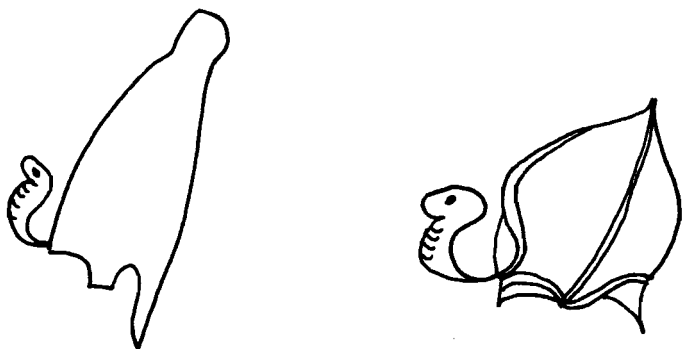
圖五·殷商卜辭

父 女 王 卜 貞 多 日 月 一 田
 王 國 日 吉 十 介 日 十
 十三 日 冬 王 三 祀
 十 三 祀

圖六·殷商卜辭



圖七·佳父癸尊銘文



圖八·古埃及法老王的王冠（左）及戰冠（右）

**ZHUI WANG (隹 王) IN ORACLE BONE LANGUAGE:
POSSIBLE RELATIONSHIP TO THE BIRD TOTEM
OF SHANG DYNASTY**

Kuang Yu Chen

Rutgers-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

The use of 隹 (*zhui*) + noun (e.g. 隹 王 + date of the year, month) in Oracle Bone Language during *Shang* Dynasty (ca 1,700-1,100 BC) has persisted down to the classical period of *Chou* Dynasty (ca 1,100-220 BC). The meaning of 隹 in such context is thought to be equivalent to 隹 or 惟 used in classical Chinese of later period. Thus, although 隹 by itself is defined as birds with short tail, when it is combined with a noun in *Shang-Chou* texts, it may serve as (i) a functional particle to initiate a phrase, (ii) an interrogative particle to initiate a question, or (iii) a verbal (copulative) term meaning to be. For example, 隹 王十祀 is generally thought to mean: "It is the tenth year of the King."

It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that the word 隹 in 隹 王 (*zhui wang*) retains its original meaning, namely, bird, and that the term 隹 王 (*zhui wang*) symbolizes the close association of *Shang* Kings with their mythical (or totemical) ancestors, the swallow bird (玄鳥). Thus, 隹 王 (*zhui wang*) literally means: "This King of the Bird Descendant."

Archeological evidence, including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and bronze inscriptions and classical textual materials, are presented in the paper to support this hypothesis.